

世界文學全集130

兒子與情人

D·H·勞倫斯著 鍾 文譯



世界文學全集

兒子與情人

D·H·勞倫斯著 鍾文譯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兒子與情人

世界文學全集 R ⑬⑩

著者	D · H · 勞倫斯
譯者	鍾文
發行人	沈登恩
出版者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郵局26—1451號信箱
	郵撥：0765255—8
發行所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市仁愛路四段129號
	電話：(02) 752—4608
香港	田園書屋
總代理	九龍西洋菜街56號二樓
印刷所	松明印刷廠有限公司
	台北縣板橋市仁化街84號
裝訂	嶸興裝訂有限公司
	台北市赤峯街77巷7號之1
定價	新台幣250元 港幣65元
初版	中華民國78年9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

遠景版權・翻印必究

「世界文學全集」出版緣起

一九七八年三月，遠景開始計劃出版「世界文學全集」，籌劃初始，我們曾在「出版緣起」中，寫下遠景的心願：

一開始，文學便以大江注海之勢，流入了生民的命脈裏。一篇作品一個里程，一部書一個高峯，知識的原野在那裏拓展成豐碩的文明。

改革、革命、烽火戰亂，人類在其意志的伸張與扭曲中，建立了文明——而真正使文明茁壯的，却是和平的土壤。

因此，就如同和平是一樁心願一樣，我們選編「世界文學全集」也是這樣的一樁心願。古人說：「溫故知新」，這樁心願使得我們在讀完「青楓蒲上不勝愁」以及在斤斤計較了知識人的種種偏執之後，懂得如何去回頭，去環顧四周，更而着手去整理這套「世界文學全集」。

選編這套書的過程，如見百花爭妍——我們時而勉為其難、時而深感情不可却，而大部分時候，我們的態度是義不容辭的。

它使我們學那星子般的，用力、閃爍、發亮。它更使我們似花朵一樣，盡心、開放、吐芬芳。

願「世界文學全集」這一個回顧的工作，能有拋磚引玉的作用，帶來更爲遼闊的遠景。

而今，八年歲月驚馳而去，一百部世界文學在我們的經營中確實有了遼闊的遠景。我們眼看見文學作品普及社會各階層，這些偉大的著作內容雋永，耐人尋味，永遠感動著每個時代的性靈，任何家庭都渴望把它們擺置在自家的書櫥裏。

然而，站在一百部文學名著築起的高峯中，嶄新的里程逼人正視，在不盡的生民命脈裏，我們却看到了浩瀚的世界文學名著，如江海之滔滔，取用不盡。一百部書才只是一個開始。

在先進的國家裏，有許多不休不眠的偉大心靈，日夜思索、創作；在亞非地區、第三世界中，有太多光芒奪目的珍貴作品埋於敗絮之中，等待世人的發現、禮讚。

今天，我們再度出發，遊走文學的五湖四海，繼續出版「世界文學全集」第二輯一百種，我們知道仍不能涵蓋滔滔江海的文學名著於萬一。我們希望廣大的讀者、作者、文學先進，不吝提供我們各方的信息，使得這一個開發世界文學的工作日益有進，爲建豎文明的浩大工程，添沙增石。

——一九八六年三月

遠景創立十二周年

1 婚後歲月

昔日的「閻王路」——一排兀立在青山道旁、小溪邊上的小茅屋——如今已被「谷底街」取代。過去，住在茅屋裏的礦工總是跨過兩片地，到小煤窖裏採煤，然後讓驢子拖動起重轆轤，吃力地將煤塊一筐筐拉上地面。那時，田野裏全是這種煤窖（有的早在查理二世時期就已開掘），而那條小溪還未受到這些煤窖的污染，清澈的溪水從椴木林下潺潺流過。為數不多的礦工和驢子像螞蟻鑽挖大地一樣忙碌着，在小麥田裏，在草地上，堆起一個個奇形怪狀的土丘，留下了一塊塊黑色的場地。三三兩兩的礦工茅屋與星散在整個教區的農場、織襪工住宅一起，形成了貝斯吾德村莊。

六十年前的一場突變使轆轤煤窖一下子變成了金融家們的大型煤礦。諾丁漢郡和德比郡的煤鐵礦藏一經探明，卡斯頓——韋特公司立刻應運而生。在一片歡呼聲中，帕默斯頓勛爵為該公司座落在謝吾德森林灌木公園邊的第一家煤礦開張剪了彩。

此時，因年久失修而臭名遠揚的「閻王路」已在一場大火中化為烏有，焦土灰燼也清除一空。

卡斯頓——韋特公司鴻運高照，在塞爾比到納特爾溪流橫貫的山谷裏相繼開掘了一個個新礦井，不久竟有六個礦開工生產。從座落在林中沙岩上的納特爾，一條鐵路蜿蜒而去，經過卡爾特會①修道院，羅賓漢②泉，灌木公園，然後到達突兀於小麥田間的明頓礦；再從那裏橫越山谷邊的廣袤田野到煤山，而後拐彎向北，直奔俯瞰克里奇和德比郡羣山的貝格利和塞爾比。這六個礦好似六顆鑲嵌在田野間的黑飾鈕，而鐵路猶如一條彎鏈，把它們連成一串。

爲了安頓大批礦工，卡斯頓——韋特公司在貝斯吾德的山坡上建起了四方院住宅，並在山谷裏的「閭王路」舊址上建起谷底街。

谷底街由六幢礦工住宅組成，共分兩排，一排三幢，宛如一張白六點的多米諾骨牌。每幢有十二家住戶。這兩排住宅座落在貝斯吾德莊的坡腳，從閣樓的老虎窗舉目望去，便可看到通向塞爾比的緩緩而起的山谷。

這些房屋，修得堅固、大方，靠近谷底的那一排房子，北面有長滿報春花、虎耳草的小庭院，而上邊那排房子的朝南面則種着盛開的石竹花，有整潔的前窗、小門廊和小女貞籬笆，以及閣

①卡爾特會 (Carthusian)：創建於十一世紀的一個基督教會。主張禱告和苦修，其僧侶在各自的密室裏祈禱、用餐和起居，僅在禮拜天和宗教節日裏相聚會餐、娛樂和舉行宗教儀式。

②羅賓漢 (Robin Hood)：英國傳說中十二世紀時出沒於諾丁漢郡謝吾德森林中劫富濟貧的俠盜。羅賓漢乃當地一個名勝，據說羅賓漢曾敗在科特爾神父手中，被扔進該泉，因此得名。

樓上的老虎窗。但這只是外邊，是礦工妻子們收拾乾淨不住人的客廳。臥室和廚房都在後面，對着另一排住宅，中間隔着花草叢生的後院和垃圾坑。在兩排長長的垃圾坑間有一條小徑，這是孩子們玩耍、婦女們閒聊、男人們抽煙的場所。谷底街儘管構造漂亮，生活狀況却令人厭惡，因為人活着離不開廚房，可是廚房的門窗却對着滿是垃圾的小徑。

毛萊爾太太從貝斯吾德搬到這坡下來，並非渴望要住進這條已有二十年歷史的谷底街，然而她也只能這樣。她的房子在上面那排住宅的頂端，因而只有一戶鄰居，而房子的另一面則比鄰居多出一片花園。住這套房屋使她在那些住家的婦女眼中無異於得到一種貴族待遇，因為她的房租不是每周五先令，而是五先令六便士。不過這一點地位上的優越並沒有給她帶來多少安慰。

毛萊爾太太今年三十一歲，結婚已經八年了，雖說她身材瘦小，行事却很果斷，然而她在同谷底街的婦女初打交道時，也不由得要退縮三分。她七月份搬下來，九月份便懷上了第三個孩子。

她丈夫是個礦工。剛搬進新居三個星期就趕上了每年一度的假日，她知道毛萊爾一定會玩個痛快。星期一假日集市開張，他一大早就出發了。兩個孩子欣喜若狂。七歲的兒子威廉，吃完早飯拔腿溜出了家，逛集市去了，撇下五歲的安妮鬧騰了一個上午，非吵着要跟着去。毛萊爾太太在家幹活，因為同鄰居還不熟悉，不知該把孩子托給誰照管，所以只好答應安妮，吃完午飯帶她去趕集。

十二點半威廉回到家裏。這孩子生性好動，淡淡的頭髮，帶幾分丹麥人或瑞典人的神氣。

「媽，我可以吃午飯了嗎？」他頭戴帽子，叫嚷着衝進了家門，「人家說一點半開集。」

「飯好了就吃。」母親回答。

「還沒好嗎？」他急得叫了起來，藍眼睛朝她狠狠一瞪，「那我不吃啦。」

「不許這樣，飯五分鐘就好。現在才十二點半呢。」

「他們就要開張了，」兒子連喊帶叫。

「他們開張就要你的命啦？」母親說，「再說，才十二點半呢，還有一個小時，急什麼。」

小傢伙心急火燎地放好刀叉杯盤，母親和兒子女兒馬上坐下吃了起來。正吃着蛋糊布丁夾果醬，突然小傢伙跳下椅子，睜大眼睛，豎起耳朵，不動了。遠處隱隱地傳來旋轉木馬的第一聲嘶鳴，和一隻喇叭的嘟嘟聲。他橫鼻子豎眼地看着母親。

「你聽！都怪你！」說着他奔向餐櫃，一把抓過帽子。

「帶上布丁——才一點零五呢，你搞錯啦——你要的兩便士我還沒給你呢。」母親連連喊道。

孩子愁眉苦臉地折回身來取錢，然後一聲不吭地走了。

「我也要，我也要！」安妮又哭鬧起來。

「好，你去，你去，死丫頭！」母親應道。

下午，毛萊爾太太帶着女兒沿着高高的樹籬爬上山坡。田裏的乾草已經收集起來，牛羣散放在剝了頭的草地上，四周暖洋洋靜悄悄的。

毛萊爾太太對趕集興趣索然。市場上放着兩種旋轉木馬，是專供孩子們玩耍的，一種由蒸氣發動，一種由小馬牽拉。三架風琴丁丁冬冬地奏着樂，其間夾雜着呼呼的槍聲，椰果販子的刺耳高叫，投擲攤主的大聲吆喝，和放西洋鏡老太的尖聲呼喊。她一眼瞥見兒子站在西洋鏡攤棚外面，看得出了神。西洋鏡裏放的是出名的華萊士獅子的鏡頭，它曾咬死一個黑人和兩個白人。她沒叫他，却跑去給安妮買了串太妃糖。誰知不一會兒，小傢伙欣喜若狂地來到她面前。

「你沒說過要來呀——這裏東西不少吧？——那頭獅子咬死了三個人——兩便士用完了——你瞧。」

他從兜裏掏出兩隻蛋形杯子，上面有粉紅色的玫瑰圖案。

「我從那個攤頭上贏來的。只要把彈子投進洞裏就算贏了。我兩發兩中，贏了這兩個——半便士投一下——你瞧？上面還有玫瑰花呢，是我挑的。」

她明白這是爲她挑的。

「嘿！」她高興地誇道，「真漂亮！」

「你拿着好嗎？我怕把它們弄碎了。」

看到母親來趕集，小傢伙喜出望外，領着她四處亂轉，看這看那。來到西洋鏡跟前，她像講

故事那樣向他講解裏面的圖片，兒子聽得入了迷，纏住她不肯離去，他懷着小男孩爲母親感到驕傲的心情，一直雄糾糾氣昂昂地跟在她身邊。毛萊爾太太頭戴小黑帽，穿着黑外套，見到認識的婦女就面露微笑，一副上流淑女的派頭，使得其他婦女黯然失色。最後她累了，便對兒子說：

「好啦，你是現在回家呢，還是再呆一會兒？」

「你這就要走嗎？」他臉上流露出責怪的神情。

「怎麼啦，要知道已經四點鐘了。」

「你幹嘛現在就要回去？」他嘟囔道。

「你不願意走，可以留下嘛。」她說。

她帶着小女孩慢慢地離開集市往家走。兒子翹首凝望，捨不得放母親走，可是又不肯離開那裏。當她走過月星酒店前的空地時，聽見了男人們的叫喊聲，聞到了啤酒味道，心想丈夫可能就在裏頭，於是連忙加快了腳步。

六點半，兒子筋疲力盡地回到家中，臉色蒼白，垂頭喪氣。他感到一種莫明其妙的痛苦，因爲他沒陪母親一起離開集市。她走了以後，他玩得一點也不痛快。

「爹回來了嗎？」他問。

「還沒有，」母親說。

「他在月星酒店裏端盤子。我從黑紗窗簾的洞洞裏看見他把袖子捲得老高老高的。」

「哼！」母親失聲叫道，「他身上連一個子兒也沒有啦。真是撈到一點算一點。」

暮色蒼茫，毛萊爾太太連縫補衣物都看不清了。她站起身來走到門口。外面瀰漫着的歡樂的節日氣氛，漸漸把她吸引了過去，她情不自禁地來到屋外的花園裏。婦女們從集市歸來，孩子們不是抱着綠腿的羔羊，就是攬住一匹木馬。偶爾，還有男人酒醉飯飽，從門前踉踉蹌蹌地走過。有時，也有個把好丈夫，陪着妻子兒女安然走來。不過一般情況下，婦女和孩子總是沒有男人陪伴的。夜幕降臨時，圍着鍋台轉的母親們站在小徑的角落邊，雙臂縮在圍裙裏，在那兒囁囁喳喳地扯家常。

毛萊爾太太此刻孤燈獨影，無人爲伴。不過，對此她早就習以爲常了。兒子和女兒在樓上睡覺。表面看去，她的家庭安穩可靠，可是，一想到即將降生的第三個孩子，她便感到悲哀。她活在世上好像就是爲了生兒育女，至少在威廉長大之前不可能有別的指望，這種日子真叫人感到索然無味。對於她來說，生活只是一種乏味的忍耐——忍耐到孩子們長大成人。咳，這些孩子！腹中的這個孩子她真養不起，真不想要。當父親現在酒店裏醉醺醺地端酒端菜，她鄙視他，可是又脫不了身。要不是爲了威廉和安妮，她對這種貧窮、醜惡、卑賤的生活早就不堪忍受了。再添一個孩子叫她怎麼受得了。

她心情沉重，不願出去，可是屋內又呆不住，於是只好來到前院。天氣悶熱，叫人難受，展望前景，她有一種被人活埋的感覺。

前院是由女貞籬笆圍好的一小塊方地，她站在那裏，眺望着漸漸消失在夜色中的美麗晚霞，嗅着花兒的芬芳，借以平息心中的憂煩。院子的小門對着籬邊梯蹬，梯蹬從高高的樹籬下伸向山頭，穿過收割後晚霞映紅的牧場。蒼穹中一片霞光顫抖着，漸漸消失在地平線上，留下沉入朦朧夜色中的地球和籬色，夜幕降臨了，山頂上亮起了一簇燈光，燈光處傳來了散市的喧嘩聲。

男人們陸續沿着籬色外黑暗的小徑，東倒西歪地摸回家了。有一個小伙子從山頭陡坡上直衝下來，「砰」的一聲撞倒在梯蹬上，嚇得毛萊爾太太打了一個寒顫，他罵罵咧咧地爬起來，那模樣可憐巴巴的，好像梯蹬在有意傷害他。

毛萊爾太太折身回屋，心裏不知道這種日子會不會改變，可是心底裏卻開始暗暗感到，這日子是永遠不會改變的了。她離少女時代如此遙遠，簡直使人不敢相信，如今沉重地走在谷底街後園的她和十幾年前在謝爾尼斯港的防波堤上蹦蹦跳跳的她竟是同一人。

「我和這兒的一切有什麼關係呢？」她自言自語，「我和這個就要出生的孩子又有什麼關係呢？又沒人來關心照顧我。」

有時，一個人就好像捲入了生活的激流，身不由己地走完了人生的航程，到頭來不過是大夢一場，令人迷惘。

「我等待，」毛萊爾太太喃喃自語——「我等啊等，可是我等待的却永遠不會到來。」

她收拾好廚房，點燃油燈，添上火，理出明天要洗的衣服先泡起來，然後坐下來補衣服，針

尖兒在衣服上有規律的閃動着，她一補就是幾個小時。偶爾，她嘆口氣，舒展一下身子，心裏却一直盤算，怎樣爲孩子盡力省吃儉用。

十一點半，丈夫回來了。黑黑的小鬍子上邊，雙頰紅得發亮。他微微點一下頭，一副洋洋自得的样子。

「噢喲！在等俺嗎，小妞？俺剛給安東尼幫了個忙。你猜他給了多少？才半個克朗①，就這麼點——」

「他想其餘的就算作你的酒錢啦，」她衝了他一句。

「沒那事，俺才沒喝呢。真的，我喝得很少，不瞞你。」他的嗓音漸漸變得溫柔起來。「瞧，俺給你捎了些個薑餅，還給孩子捎帶來一個椰子。」他把薑餅和毛茸茸的椰子放到桌上。「唉，你這輩子都不會說聲謝謝的，是嗎？」

聽了這話，她只得把椰子拿起來，搖了搖，看看裏面是否有椰汁。

「是隻好的，不信可以打賭。俺從比爾·霍奇松那兒要的。『比爾』俺說，『你可吃不了三隻椰子！給俺一隻帶給孩子吧！』『好吧，瓦爾特，』他說，『你看着挑一個去吧。』俺謝了他，就拿了一個。俺不好意思在他面前搖椰子，不過他說過：『瓦爾特，你最好看看這一個是不是

①克朗 (Crown)，英國舊制五先令硬幣。

好的。』所以，你瞧，俺知道是隻好的。比爾·霍奇松是個好人，是個大好人。」

「男人一喝醉什麼都肯脫手，你們兩個都醉了，」毛萊爾太太說。

「嘿，你這個臭婆娘，誰醉啦？俺倒要問問。」毛萊爾說。他因為在月星酒店幫了一天忙，所以洋洋得意，嘮嘮叨叨說個沒完。

毛萊爾太太已經筋疲力盡，對他的東扯西拉感到討厭，於是便趁他撥弄火爐的當兒，溜上床睡覺去了。

毛萊爾太太出生於一個古老而又體面的市民家族，祖先曾與赫金森上校^①並肩作過戰，世世代代都是虔誠的公理會教友。祖父做過花邊生意。有一年諾丁漢郡花邊生意不景氣，許多製造商破了產，她家也沒逃脫這個惡運。父親喬治·科伯特是工程師——高高的個頭，長得相貌堂堂。他很驕傲，不但為自己白淨的皮膚、淺藍的眼睛而驕傲，更為自己的正直誠實而自豪。葛楚德長得像母親，身材纖細矮小，可那驕傲倔強的個性，却是來自科伯特家族。

喬治·科伯特因為貧窮而滿腹苦水。他在謝爾尼斯碼頭當工程師領班。毛萊爾太太——也就是葛楚德——是二女兒。她偏愛母親，但又繼承了科伯特家的藍眼睛和寬額頭，她眼睛明亮，總是略帶藐視的神情。她記得小時候很恨父親，因為他對母親非常蠻橫，儘管母親溫順、幽默、心

①赫金森上校 (Colonel Hutchinson)：(一六一五——一六六四)諾丁漢郡郡長，曾在諾丁漢保衛戰中(一六四三——一六四五)成功地抵禦了克倫威爾的進攻。

地善良。她記得自己曾經越過謝爾尼斯港的防波堤去尋找小船；記得自己來到碼頭時，那兒的大人都親熱地拍着她，對她讚不絕口，因為她雖是個婀娜嬌嫩的孩子，却極有個性。她還記得私立學校裏那位年邁有趣的女主管，作為她的助手，葛楚德非常樂意為她出力效勞。至今她仍保存着約翰·菲爾德送給她的那本聖經。十九歲那年，她經常和約翰·菲爾德一起從教堂步行回家。他是一個富商的兒子，曾在倫敦上過大學，當時正準備投身商界。

她對九月的一個星期下午依然記憶猶新。當時他倆坐在她父親住所屋後的葡萄藤下，陽光透過葡萄葉的縫隙，在倆人身上灑下美麗的圖案，如同披上了一條花圍巾。有幾片葉子發黃了，好似一朵朵扁平的金花。

「坐着別動，」他叫起來，「你的頭髮，我真不知該如何形容才好。它就像銅和金一樣明亮，就像燒化了的銅一樣火紅，陽光照射在上面如同金絲縷縷。他們竟說這是褐色的，你母親還把它叫做風色呢。」

她遇上他那雙明亮的眼睛，可是她光潔的臉龐却絲毫沒有流露出內心的激動。

「可你說過你不喜歡經商，」她咬住剛才的話題不放。

「我喜歡，我恨死了！」他激動地叫道。

「你不是想當牧師嗎？」她半帶哀求地問。

「當然，我很願意，我想我能成為一流的牧師。」

「那你爲什麼不去——爲什麼不去當牧師！」她的話音裏充滿了蔑視的口吻，「我要是男人，就會勇往直前。」

說着，她把頭昂得高高的。在她跟前，他總有些畏首畏尾。

「可是我父親生性倔強，他要我經商。要知道他向來說一不二。」

「可是，你好歹也是個男子漢呀！」她叫起來。

「是個男子漢也不等於事事都能隨心所欲呀。」說完，他無可奈何地皺起眉頭。

如今在谷底街操持家務，多少瞭解到了做個男子漢是怎麼回事，知道那的確不能事事如願。

二十歲那年，她身體欠佳，因此離開了謝爾尼斯港。父親也告老還鄉，回到諾丁漢家中。約翰·菲爾德因父親破了產，只得去諾吾德任教。一去就是兩年，音信渺然，於是，她便跑去打聽，方知他已和一個年逾四十的房東太太結了婚；那是個有錢的寡婦。

但是毛萊爾太太至今仍然保存着約翰·菲爾德的那本聖經。她至今還不相信他會——怎麼說呢，他會成爲什麼樣的人她一清二楚。於是她珍藏起他的聖經，把他銘記在心。從那至今，在這整整三、五年間，她一次也沒有提到過他，就是在她魂歸西天之日，也不會提到他的。

二十三歲時，她在一次聖誕晚會上遇見一位來自愛爾華溪谷的小伙子。毛萊爾當時二十七歲，身材勻稱筆挺，長得一表人材。一頭鬆曲發亮的烏髮，一抹旺盛的、從不刮剃的八字鬚，黑乎乎的。他紅光滿面，不時開懷大笑，露出紅潤的嘴唇。他的笑聲與衆不同，深沉而又響亮。葛楚